

信息技术的有限向善

王诚德

南昌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西南昌 330099

[摘要] 从价值取向上来分析,信息技术就是向善向美、良治优序、幸福人道的人工物。将信息技术与道德联系在一起分析,不是仅仅旨在借助于信息技术实现人类道德,更是通过咀嚼信息技术语境分析出人类的实然道德国情、应然道德动态,客观地进行信息技术的精神品质设计环节。在“信息技术之于道德存在”与“道德之于信息技术”的对向性解析过程中,探微信息技术的道德至善,并就相关的基础性问题进行说明。

[关键词] 信息技术;道德哲学;人类

在传统的现实社会当中,就是一个“心在身内”的社会,人们几乎完全是“现实的”,人们的思维认知都数是受限于空间、政治、阶级、历史等多重因素,人们活动距离、实践方式、交往范围以及信息获取等等都是有限的。现代社会是一个“身在心内”的社会,这里的心开始相当于一个不断膨胀的大脑,能够装得下天底下一切事物及其数据。

一、从有到有信息技术之善

工业技术不断强化着人的生理器官功能,进一步延展着人类的思维认知与生产实践能力,人的体能不断得到增强,甚至出现了人工体能。在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时代,通俗易懂地理解,就是“人类直接对大脑采取的革命”^[1]。

伴随着人类信息处理能力的提升,人的意识、思维、情感、计算、搜索等心智认知能力不断智能化。不可否认,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给“人们腾出了大量时间”^[2]。并在这一过程不断解放人,增加人的选择,人身体的某些缺陷得到了弥补。在信息技术时代,我们正在朝着马克思所论证的可能性方向发展:“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3]人们逐步突破了地理、国界以及身份的限制,在其中,人人可以发表自己的思考成果并成为创造知识者,促进了知识的“大众化”、“草根化”,在信息物质技术和信息技术平台的情况下,“用知识决定知识的寿命”,不再完全是“让专家身份去决定知识的命运”^[4];与此同时,在虚拟空

间里,信息技术可以消除一定的社交紧张,可以锻炼一部分人的交往胆量,甚至通过重塑自己“形象”,正如乔伊森所言:在网络社会中,“你就是你所扮演的角色。”^[5]继而实现自己身边聚集起诸多“在线陌生人”^[6]。由上述可见,人的社会性由此变得丰富起来,人的“真实多面性”得到了极大展示。

从价值导向上来看,信息技术就是“差异纷呈的文明”、“独一无二的个性化文明”、“资源共享的文明”。信息技术不断地释放出和而不同、各尽其才的“差异性表达”、“个性自由需要”、“互通有无”、“包容多样”等力量。正如肖峰教授所言:“信息文明时代的到来也是差异时代的到来。”^[7]尼葛洛庞帝也呐喊道:“真正的个人化时代已经来临了。”^[8]同时,泰普斯科特在研究中大力崇尚网络一代的“自由、选择、量身定制”^[9],一言以蔽之,信息技术就在于“去中心化”、“去同一性”、“去机械化”、“去同质化”、“去标准化”、“去同步化”、“去现代性”,通过发现信息、制造信息、生成信息,走向“共享资源”、“柔性生产”、“智能推送”、“多元异质”、“流动自我”、“虚拟实践”、“网络逻辑”、“读心术”、“与万物对话”等颠覆之域。

二、信息之善的有限性问题

当然,信息技术也并不是完全自由之境,信息技术越便捷也就意味着“技术支架瘫痪的风险”越严重,成为一个名正言顺的信息者还需要克服诸多物理设备障碍、技术障碍、经济障碍以及社会障碍(诸如年龄因素)^[10]。

王诚德,男,汉族,1983.9-,博士,南昌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代科技社会
受“2019年江西省教科规划研究”(19ZD073)《信息文明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的教育研究》课题支持

超文本随心所欲的碎片化编辑式书写对于传统手写精心布局的一种剥夺,更多了一些“随意点击”与“无意义式创新”。甚至有学者大声疾呼:“世界上将不再有发明家”^[11] 比如,其中也存在着“数据悖论”、“信息爆炸与信息匮乏”、“网络污染”、“道德失范与伦理失序”、“数字鸿沟”(data divide)、“信息超载与信息欠载”、“信息饥渴与信息过瘾”、“话语集权”、“人肉搜索”、“娱乐至死”、“数字痴呆”、“情感同质化”、“第三只眼的监控”、“隐私挖掘”、“全景监狱”、“人性裸奔”等双刃剑,很多人因为无法在信息洪流摆渡自身而成为“见识少的信息奴隶”,因为无法抵抗数据的狂轰乱炸而“碎片化迷失方向”,此外,还有“有信息没知识”、“有信息无智慧”、“有信息无意义”、“有信息无思想”,还有戴维·申克所言的“信息剥夺了安宁”^[12],日渐消退的“专注力”,正如卡尔总结道:“网络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同时分散了它”。^[13]最后最终只剩下“打发时间”、“消磨精力”、“思维僵滞”、“体力减弱甚至丧失”等信息负面价值。

正如斯蒂伯所言:“根据有限信息的预测,让我们的大脑发挥思考的作用。”^[14] 似乎在没有太多信息的境遇下,才能发挥人体直觉的准确性。然而,考虑到“数据信息不可能自动转换成决策”,由此必然会出现“数据虽大但并不是任何人可以借力”^[15],此外,从“大数据技术”到“大数据使用”自然也会有一些人被排斥在外,信息技术虽然是“人造物”,然而过少过度过剩无用的信息都会反过来影响人、统治者、奴役异化人——“电脑俘虏人脑”、“键盘俘虏手指”、“屏幕俘虏眼睛”、“虚拟俘虏现实”。当所有人的全部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信息技术当中之后,自然也容易成为“受害者”。甚至,最终还造成国与国之间的信息差距,正有学者提出“数字资本主义”^[16]。

三、信息技术道德的新境遇

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17]。在“无处不在的”信息技术交往语境下,每一个“黏在网络中的”人都很难讲自己是孤立隔绝的自然人了,身体不再是人与人交往的唯一象征特征。“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虚拟信息技术交往越来越丰富。正如“生活不再找零”,“心算走向没落”^[18] 这一虚拟优势从另外一个层面实际上也增加了人们交往的隔

离感,增加了孤独感,甚至让部分人丧失了基本的社交能力,在信息群落里面语言对答自如,在人与人面对面接触的环境下,则“吞吞吐吐”,甚至无法有效完成基本的沟通对话,甚至被人称为“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对于人类整体关系而言,也具有“淡化”、“异化”、“失范”、“无名”、“冷漠”、“原子化”^[19] 等影响地位。确实有很多人因为互联网而开了眼界,但也有很多人因为互联网而“离群索居变得狭隘”了^[20],以至于很多人开始不再追求“真实生活”,而把“情感机器人”、“社交机器人”等等视作不可或缺。正是在信息技术当中,“人们忽略了相互之间的直接依存。”^[21]

参考文献:

- [1][16][美]盖瑞·斯默尔.《大脑革命——数字时代如何改变了人们的大脑和行为》[M],梁佳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
-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19.
-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6.
- [4][美]保罗·莱文森.《新新媒介》[M],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84.
- [5][英]亚当·乔伊森.《网络行为心理学》[M],任衍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22.
- [6][美]乔纳森·齐特林.《互联网的未来》[M],康国平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11:79.
- [7][11][12][13][14][15][21]肖峰.《信息文明的哲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233.
- [8][美]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193.
- [9][美]唐·泰普斯科特.《数字化成长(3.0版)》[M],云帆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0.
- [10][17][18][19][20][美]詹姆斯·凯茨.《互联网使用的社会影响》[M],郝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37.